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一　二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七十七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一

五代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一

温大雅 子無隱 大雅弟彥博 子振 挺 大雅弟大有 陳叔達

竇威 子惲 允子軌 軌子奉節 琮從子抗 抗子衍 靜 靜子璡 誕 誕子孝慈 孝慈子希玠 誕少子孝諶 弟璡

温大雅字彥弘太原祁人也父君悠北齊文林館學士

隋泗州司馬大業末為司隸從事見隋政日亂謝病而歸大雅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辯知名仕隋東宮學士長安縣尉以父憂去職後以天下方亂不求仕進高祖鎮太原甚禮之義兵起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禪代之際與司錄竇威主簿陳叔達參定禮儀武德元年歷遷黄門侍郎弟彦博為中書侍郎對居近密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耳尋轉工部進拜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太宗以隱太子巢

剌王之故令大雅鎮洛陽以俟變大雅數陳祕策甚蒙
嘉賞太宗即位累轉禮部尚書封黎國公大雅將改葬
其祖父𦬊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
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謚曰孝撰創業
起居注三卷永徽五年贈尚書右僕射子無隱官至工
部侍郎大雅弟彦博彦博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初
其父友薛道衡李綱常見彦博兄弟三人咸歎異曰皆
卿相才也開皇末為州牧秦孝王俊所薦授文林郎直

內史省轉通直謁者及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為司馬
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成其事授幽州總管府長史未
幾徵為中書舍人俄遷中書侍郎封西河郡公時高麗
遣使貢方物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
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
驕貴但據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
即為詔述朕此懷也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
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

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則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比列星理無降尊俯同夷貊高祖乃止其年突厥入寇命右衛大將軍張瑾為并州道行軍總管出拒之以彥博為行軍長史與虜戰於太谷軍敗彥博沒於虜庭突厥以其近臣苦問以國家虛實及兵馬多少彥博固不肯言頡利怒遷於陰山苦寒之地太宗即位突厥送款始徵彥博還朝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意有沙汰多所損抑而退者不伏嚚訟盈

庭彦博惟騁辭辯與之相詰終日諠擾頗為識者所嗤
復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貞觀二年遷御史大夫
仍檢校中書侍郎事彦博善於宣吐每奉使入朝詔問
四方風俗承受綸言有若成誦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
止雍容觀者拭目四年遷中書令進爵虞國公高祖常
宴朝臣詔太宗諭旨既而顧謂近臣曰何如温彦博其
見重如此初突厥之降也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
厥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

非慕義之心也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散屬州縣各使耕田變其風俗百萬胡虜可得化而為漢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常空矣惟彥博議曰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西南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遂處降人于朔方之地其入居長安者近且萬家議者尤為不便欲建突厥國於河外彥博又執奏曰既已納之無故

遣去深為可惜與魏徵等爭論數年不決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薨年六十四彦博自掌知機務即杜絶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及薨謂侍臣曰彦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閑逸致夭性靈彦博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室太宗命有司為造堂焉贈特進謚曰恭陪葬昭陵子振少有雅望官至太子舍人居喪以毁卒振弟挺尚高祖女千金公主官至延州刺史大雅弟大有字彦將

性端謹少以學行稱隋仁壽中尚書右丞李綱表薦之授羽騎尉尋丁憂去職歸鄉里義旗初舉高祖引為太原令從太宗擊西河高祖謂曰士馬尚少要資經畧以卿參謀軍事其善建功名也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帝業成矣及破西河而還復以本官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大有以昆季同在機務意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為疑卿何自疑也大有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察列以此

多之武德元年累轉中書侍郎會卒高祖甚傷惜之贈鴻臚卿初大雅在隋與顔思魯俱在東宮彦愽與思魯弟慜楚同直内史省彦將與慜楚弟遊秦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顔氏為優其後職位温氏為盛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七子也善容止頗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歳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歴侍中丹陽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

得調大業中拜內史舍人出為絳郡通守義師至絳郡叔達以郡歸欵授丞相府主薄封漢東郡公與記室溫大雅同掌機密軍書赦令及禪代文誥多叔達所為武德元年授黃門侍郎二年兼納言四年拜侍中叔達明辯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紳莫不屬目江南名士薄遊長安者多為薦拔五年進封江國公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物

三百段貞觀初加授光禄大夫尋坐與蕭瑀對御忿爭免官未幾丁母憂叔達先有疾太宗慮其危殆遣使禁絶弔賓服闋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久之拜禮部尚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毁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荅叔達謝曰此不獨為陛下社稷計耳後坐閨庭不理為憲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九年卒謚曰繆後贈戸

部尚書改謚曰忠有集十五卷
竇威字文蔚扶風平陸人太穆皇后從父兄也父熾隋
太傅威家世勲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躭翫文史介
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為書癡隋内史令李德林舉秀異
射策甲科拜秘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秘書十
餘歲其學業益廣時諸兄並以軍功致仕通顯交結豪
貴賓客盈門而威職掌閑散諸兄更謂威曰昔孔子積
學成聖猶狼狽當時栖遲若此汝效此道復欲何求名

位不達固其宜矣威笑而不荅久之蜀王秀辟為記室以秀行事多不法稱疾還田里及秀廢黜府僚多獲罪唯威以先見保全大業四年累遷内史舍人以數陳得失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歸京師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録參軍時軍旅草創五禮曠墜威既博物多識舊儀朝章國典皆其所定禪代文翰多參預焉高祖常謂裴寂曰叔孫通不能加也武德元年拜内史令威奏議雍容多引古為諭高祖甚親重之或引入卧内

常為滕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
咸登此職今我已為天子公為内史令本同末異乃不
平矣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為外戚至於後魏三處
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
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與崔盧為婚
猶自矜伐公代為帝戚不亦貴乎及寢疾高祖自往臨
門尋卒家無餘財遺令薄葬謚曰靖贈同州刺史追封
延安郡公葬日詔太子及百官並出臨送有文集十卷

子惲嗣官至岐州刺史威兄子軌從兄子抗並知名軌
字士則周雍州牧贊國公恭之子也隋大業中為資陽
郡東曹掾後去官歸于家義兵起軌聚衆千餘人迎謁
於長春宮高祖見之大悦降席握手語及平生賜良馬
十匹使掠地渭南軌先下永豐倉收兵得五千人從平
京城封贊皇縣公拜大丞相諮議參軍時稽胡賊五萬
餘人掠宜春軌討之行次黄欽山與賊相遇賊乘高縱
火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

軌自率數百騎殿於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
後斬之既聞鼓士卒爭先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
之斬首千餘級虜男女二萬口武德元年授太子詹事
會赤排羌作亂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同寇漢中拜軌秦
州總管與賊連戰皆捷餘黨悉降進封酇國公三年遷
益州道行臺左僕射許以便宜從事屬党項寇松州詔
軌援之又令扶州刺史蔣善合與軌連勢時党項引吐
谷渾之衆其鋒甚銳軌師未至善合先期至鉗川遇賊

力戰走之軌復軍於臨洮進擊左封破其部衆尋令率所部兵從太宗討王世充于洛陽四年還益州時蜀土寇往往聚結悉討平之軌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衆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重足股慄軌初入蜀將其甥以為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每誡家僮不得出外嘗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要當斬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收奴斬之其

奴稱寃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俱斬之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箠歲至數百後徵入朝賜坐御榻軌容儀不肅又坐而對詔高祖大怒因謂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為公所斬畧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下詔獄俄而釋之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軌藏諸懷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軌不之示但曰卿欲反矣執而殺之行方大懼奔于京師軌追斬不及是歲行臺

廢即授益州大都督加食邑六百戶貞觀元年徵授右衛大將軍二年出為洛州都督洛陽因隋末喪亂人多浮偽軌並遣務農各令屬縣有遊手怠惰者皆按之由是人吏懾憚風化整肅四年卒官贈并州都督子奉節嗣尚高祖永嘉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軌弟琮亦有武幹隋左親衛大業末犯法亡命奔太原依於高祖琮與太宗有宿憾每自疑太宗方搜羅英傑降禮納之出入卧內其意乃解及將義舉琮協贊大謀大將軍府

建為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拜金紫光祿大夫扶風郡公尋從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通遣裨將桑顯和來逼文靜義軍不利琮與段志玄等力戰久之隋軍大潰通遁走琮率輕騎追至稠桑獲通而返進兵東畧下陝縣拔太原倉拜右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時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國乃令琮以步騎一萬自栢崖道應接之遲留不進武見殺坐是除名武德初以元謀勳特恕一死拜右屯衛大將軍復轉右領軍大將軍時將

圖洛陽遣琮留守陝城以督糧運王世充遣其驍將羅士信來斷糧道琮潛使人說以利害士信遂帥衆降及從平東都賞物一千四百段後以本官檢校晉州總管尋從隱太子討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賞黃金五十斤未幾而卒高祖以佐命之舊甚悼之贈左衛大將軍謚曰敬永徽五年重贈特進抗字道生太穆皇后之從兄也隋洛州總管陳國公滎之子也母隋文帝萬安公主抗在隋以帝甥甚見崇寵少入太學略涉書史釋褐

千牛備身儀同三司屬其父寢疾抗躬親扶侍衣不解帶者五十餘日及居喪哀毁過禮後襲爵陳國公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隋文帝幸其第命抗及公主酣宴如家人之禮賞賜極厚母卒號慟絶而復蘇者數焉文帝令宫人至第節其哭泣歲餘起為岐州刺史轉幽州總管政竝以寛惠聞及漢王諒作亂煬帝恐其為變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言抗得諒書而不奏按之無驗以疑貳除名抗與高祖少相親狎及楊玄感作亂高祖

統兵隴右抗言於高祖曰玄感抑為發蹤耳李氏有名
圖籙可乘其便天之所啟也高祖曰無為禍始何言之
妄也大業末抗於靈武巡長城以伺盜賊及聞高祖定
京城抗對衆而忭曰此吾家妹壻也豁達有大度真撥
亂之主矣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大悦握手引坐曰李氏
竟能成事何如因縱酒為樂尋拜將作大匠武德元年
以本官兼納言高祖聽朝或升御坐退朝之後延入卧
内命之捨敬縱酒談謔敦平生之歘常侍宴移時或留

宿禁内高祖每呼為兄而不名也宫内咸稱為舅常陪
侍遊宴不知朝務轉左武候大將軍領左右千牛備身
大將軍尋從太宗平薛舉勲居第一四年又從征王世
充及東都平冊勲太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俱預焉朝
廷榮之賜女樂一部金寶萬計武德四年因侍宴暴卒
贈司空謚曰密子衍衍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時抗羣從
内三品七人四品五品十餘人尚主三人妃數人冠冕
之盛當朝無比靜字元休抗第二子也武德初累轉并

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靜表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時議者以民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靜頻上書辭甚切至於是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彞等爭論於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千斛高祖善之令檢校并州大總管靜又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為鄣塞復從之太宗即位徵拜司農卿封信都男尋轉夏州都督值突厥攜貳諸將出征多詰其所靜知虜中虛實潛令人間其部

落郁射設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並率衆歸欵太宗稱

善賜馬百匹羊千口及擒頡利處其部衆於河南以為

不使上封曰臣聞夷狄者同夫禽獸窮則搏噬羣則聚

麀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衣食仰給不務耕桑

徒損有為之民以資無知之虜得之則無益於治失之

則無損於化然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誠恐一旦變生

犯我王畧愚臣之所深慮如臣計者莫如因其破亡之

後加其無妄之福假以賢王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

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自可永保邊
塞俾為藩臣此實長轡遠馭之道于時務在懷輯雖未
從之太宗深嘉其志制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為
寧朔大使撫鎮華戎朕無北顧之憂矣再遷民部尚書
貞觀九年卒謚曰肅子逵逵尚太宗女遂安公主襲爵
信都男誕抗第三子也隋仁壽中起家為朝請郎義寧
初辟丞相府祭酒轉殿中監封安豐郡公尚高祖女襄
陽公主從太宗征薛舉為元帥府司馬遷刑部尚書轉

太常卿高祖諸少子荊王元景等未出宮者十餘王所有國司家產之事皆令誕主之出為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拜右領軍大將軍轉大理卿莘國公修營太廟賜物五百段復為殿中監以疾解官復拜宗正卿太宗常與之言昏忘不能對乃手詔曰朕聞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竇誕比來精神衰耗殊異常時知不肖而任之覼尸祿而不退非唯傷風亂政亦恐為君不明考績黜陟古今常典誕可光祿大夫還第尋卒贈工部尚書

荆州刺史謚曰安子孝慈孝慈嗣官至左衛將軍孝慈子希玠希玠少襲爵中宗時為禮部尚書以恩澤賜實封二百五十戶開元初為太子少傅開府儀同三司誕少子孝諶在外戚傳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為比璡字之推抗季弟也大業末為扶風太守高祖定京師以郡歸國歷禮部民部二尚書從太宗平薛仁杲尋鎮益州時蜀中尚多寇賊璡屢討平

之時皇甫無逸在蜀與之不協璡屢請入朝高祖徵之中路詔令還鎮璡不得志遂於路左題山以申鬱積有使者至其所璡宴之卧内遣以綾綺無逸奏其事坐免官未幾拜祕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授太子詹事後為將作大匠修葺洛陽宮璡於宮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太宗怒遽令毀之坐事免會納其女為鄧王妃俄而復位加右光祿大夫七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安璡頗曉音律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正

聲雅樂璡討論故實撰正聲調一卷行於代

史臣曰得人者昌如諸溫儒雅清顯為一時之稱叔達才學明辯中二國之選皆抱廊廟之器俱為社稷之臣咸守道軌臨戎抗居喪靜經畧璡音律仍以懿親俱至顯位才能門第輝映數朝豈非得人歟唐之昌也不亦宜乎然彥博之褊竇軌之酷亦非全器焉

贊曰溫陳才位文蔚典禮諸竇戚里榮盛無比

舊唐書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七十八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二

五代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二

李綱 子少植 少植子安仁　鄭善果 從兄元璹

楊恭仁 子思訓 恭仁少弟師道 思訓孫睿交　恭仁從孫執柔

皇甫無逸　李大亮 族孫迥秀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也祖元則後魏清河太守父制

周車騎大將軍綱少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許初名
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周齊王憲引為
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
撓辭及憲遇害露車載屍而出故吏皆散唯綱撫棺號
慟躬自埋瘗哭拜而去隋開皇末為太子洗馬皇太子
勇嘗以歲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
武媚娘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公卿職當調護乃於
宴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不測

豈不累於殿下臣請遽正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趨而出及勇廢黜文帝召東宫官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賢明之士輔導之足堪繼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賢者居其任奈何以絃歌鷹犬之才侍側至令致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耶辭氣凜然左右皆爲之失色文帝曰令汝在彼豈非擇人綱曰臣在東宫非得言者帝竒其對擢拜尚書右

丞時左僕射楊素蘇威當朝用事綱每固執所見不與之同由是二人深惡之會遣大將軍劉方誅討林邑楊素言於文帝曰林邑多珍寶自非正人不可委因言綱可任文帝以為行軍司馬劉方承素之意屈辱綱幾至於死及軍還久不得調後拜齊王府司馬未幾蘇威復令綱詰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後自來奏事威復言綱擅離所職以之屬吏綱見善卜者令筮之遇鼎因謂綱曰公易姓之後方可得志而為卿輔宜早退不然

有折足之敗也尋會赦免屏居於鄠大業末賊帥何潘
仁以綱為長史義師至京城綱來謁見高祖大悅授丞
相府司錄封新昌縣公專掌選高祖踐祚拜禮部尚書
兼太子詹事典選如故先是巢王元吉授并州總管於
是縱其左右攘奪百姓宇文歆頻諫不納乃上表曰王
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竇誕遊獵蹂踐穀稼放縱親
昵公行攘奪境内獸畜取之殆盡當衢而射觀人避箭
以為笑樂分遣左右戲為攻戰至相擊刺瘡傷致死夜

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懐憤嘆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尋令復職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黄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强遣之至則盡没於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楡次進逼幷州元吉大懼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戰因夜出兵擕其妻孥弃軍奔還京師幷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

輔之强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資一朝而弃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為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疏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録其心臣愚竊以為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

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既嘗以表聞
誕亦焉能制禁時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綱
上疏諫曰謹案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仕伍雖復才
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
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
為伶人之衣唯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
府既招物議大斁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方今新
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

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顧非創業垂統貽厥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尋令參詳律令綱在東宮隱太子建成初甚禮遇建成常往溫湯綱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於建成者將召饔人作鱠時唐儉趙元楷在座各自贊能為鱠建成從之既而謂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於李綱矣於是遣使送絹二百匹以遺之建成後漸狎無行之徒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又思並者之言頻乞骸骨

高祖謾罵之曰卿為潘仁長史何乃羞為朕尚書且建成在東宮遣卿輔導何為屢致辭乎綱頓首陳謝曰潘仁賊也誠在殺害每諫便止所活極多為其長史故得無愧陛下功成業泰頗自矜伐臣以凡劣才乖元凱所言如水投石安敢久為尚書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懷鄙見復不採納既無補益所以請退高祖謝曰知公直士勉弼我兒於是擢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並如故綱又上書諫太子曰綱耄矣日過時流墳樹已拱幸未就土

許傳聖躬無以酬恩請効愚直伏願殿下詳之竊見飲
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凡為人子者務於孝友以慰
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建成覽書不懌而
所為如故綱以數言事忤太子旨道既不行鬱鬱不得
志武德二年以老表辭職優詔解尚書仍為太子少保
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勅未嘗稱名其見
重如此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脚疾不堪踐履
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閤下數引入禁中問以政道

又令舉入東宮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每親政事太宗必令綱及左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侍坐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凜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及遇疾太宗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詣宅存問賜絹二百匹五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為之立碑初周齊

王憲女孀居子立綱自以齊王故吏贍恤甚厚及綱卒其女被髮號哭如喪所生焉子少植隋武陽郡司功書佐先綱卒少植子安仁永徽中為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於陳邸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涕泣拜辭而去朝野義之後卒於恒州刺史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也祖孝穆西魏少司空岐州刺史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大象初討尉遲迥力戰遇害善果年九歲以父死王事詔令襲其官爵家人以其嬰

孺弟之告也受冊悲慟擗踊不能勝觀者莫不為之流涕隋開皇初改封武德郡公拜沂州刺史大業中累轉魯郡太守善果篤慎事親至孝母崔氏賢明曉於政道每善果理務崔氏嘗於閤内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悦若處事不允毋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崔氏謂之曰吾非怒汝反愧汝家耳汝先君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繼父之心自童子承襲茅土今位至方伯豈汝身能致之耶

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内則墜爾家風或亡官爵
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
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以事汝先
君乎善果由此遂勵已為清吏所在有政績百姓懷之
及朝京師煬帝以其居官儉約蒞政嚴明與武威太守
樊子蓋考為天下第一各賞物千段黄金百兩再遷大
理卿後突厥圍煬帝於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禄大夫
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為民部尚書隨化及至遼

城淮安王神通圍化及善果為化及守禦督戰為流矢所中及神通退還竇建德進軍魁之建德將王琮獲善果誚之曰公隋室大臣也自尊夫人亡後而清稱益衰又忠臣子奈何為弑君之賊殉命苦戰而傷痍若此善果深愧赧欲自殺偽中書令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又不為之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於京師高祖遇之甚厚拜太子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封滎陽郡公善果在東宮數進忠言多所匡諫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

部尚書正身奉法甚有善績制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與從兄元璹在其數時以為榮尋坐事免及山東平持節為招撫大使坐選舉不平除名後歷禮部刑部二尚書貞觀元年出為岐州刺史復以公事免三年起為江州刺史卒元璹隋岐州刺史沛國公譯子也少以父功拜儀同大將軍襲爵沛國公累轉右武侯將軍改封莘國公大業中出為文城郡守義師至河東元璹以郡來降徵拜太常卿及定京城以本官兼

參旗將軍元璹少在戎旅尤明軍法高祖常令廵諸軍教其兵事突厥始畢可汗弟乙力設代其兄為叱羅可汗又劉武周將宋金剛與叱羅共為犄角來寇汾晉詔元璹入蕃諭以禍福叱羅竟不納乃欲總其部落入寇太原以為武周聲援未幾叱羅遇疾療之弗愈其下疑元璹令人毒之乃囚執元璹不得歸叱羅竟死頡利嗣立留元璹每隨其牙帳經數年頡利後聞高祖遺其財物又許結婚始放元璹來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庭累

載拘繫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尋而突厥又寇并州
時元璹在母喪高祖令墨絰充使招慰突厥從介休至
晉州數百里間精騎數十萬填映山谷及見元璹責中
國違背之事元璹隨機應對竟無所屈因數突厥背誕
之罪突厥大慙不能報元璹又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
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
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
遣使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免爲劬勞坐

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即與可汗結為兄弟行人往來音問不絶今乃捨善取怨違多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即引還太宗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邊亭息警爟火不然和戎之功豈唯魏絳金石之錫固當非遠元璹自義寧已來五入蕃充使幾至於死者數矣貞觀三年又使入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為準今六畜疾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内炊飯化而為血徵祥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太宗然之無幾突厥果敗

元璹後累轉左武候大將軍坐事免尋起為宜州刺史
復封沛國公元璹有幹畧所在頗著聲譽然其父譯事
繼母失溫凊之禮隋文帝曾贈以孝經至元璹事親又
不以孝聞凊論鄙之二十年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弟
孫杲知名則天時為天官侍郎
楊恭仁本名綸弘農華陰人隋司空觀王雄之長子也
隋仁壽中累除甘州刺史恭仁務舉大綱不為苛察戎
夏安之文帝謂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唯朕舉得

人亦是卿義方所致也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作亂煬帝制恭仁率兵經略與玄感戰於破陵大敗之玄感兄弟挺身遁走恭仁與屈突通等追討獲之軍旋煬帝名入内殿謂曰我聞破陵之陣唯卿力戰功最難比雖知卿奉法清慎都不知勇決如此也納言蘇威曰仁者必有勇固非虛也時蘇威及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藴黄門侍郎裴矩等皆受詔參掌選事多納賄賂士流嗟怨恭仁獨雅正自守不為藴等所容由是

出為河南道大使討捕盜賊時天下大亂行至譙郡為
朱粲所敗奔還江都宇文化及弒逆署吏部尚書隨至
河北為化及守魏縣時元寶藏據有魏郡會行人魏徵
說下寶藏執恭仁送於京師高祖甚禮遇之拜黄門侍
郎封觀國公尋為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深悉羌胡
情偽推心馭下人吏悦服自葱嶺已東並入朝貢未幾
遥授納言總管如故俄而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數萬奄
至州境恭仁隨方備禦多設疑兵頡利懼而退走屬瓜

州刺史賀拔威擁兵作亂朝廷憚逺未遑征討恭仁乃募驍勇倍道兼進賊不虞兵至之速剋其二城恭仁悉放俘虜賊衆感其寛惠遂相率執威而降久之徴拜吏部尚書遷左衛大將軍皷旗將軍貞觀初拜雍州牧加左光禄大夫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五年遷洛州都督太宗曰洛陽要重古難其人朕之子弟多矣恐非所任特以委公也恭仁性虚澹必以禮度自居謙恭下士未嘗忤物時人方之石慶恭仁弟師道尚桂陽公主從姪

女為巢剌王妃弟子思訓尚安平公主連姻帝室益見
崇重後以老病乞骸骨聽以特進歸第十三年卒冊贈
開府儀同三司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孝子思訓襲
爵顯慶中歷右屯衛將軍時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有
愛妾置於別宅嘗邀思訓就之宴樂思訓深責寶節與
其妻隔絶妾等怒密以毒藥置酒思訓飲盡便死寶節
坐是配流嶺表思訓妻又詣闕稱冤制遣使就斬之仍
改賊盜律以毒藥殺人之科更從重法思訓孫沓交本

名璬少襲爵觀國公尚中宗女長寧公主預誅張易之有功賜實封五百户神龍中為祕書監後被貶卒於絳州别駕恭仁弟續頗有辭學貞觀中為鄆州刺史續孫執柔則天時為地官尚書則天以外氏近屬甚優寵之時武承嗣攸寧相次知政事則天嘗曰我今當宗及外家常一人為宰相由是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卒執柔子滔開元中官至吏部侍郎同州刺史執柔弟執一神龍初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至右金吾衛大

將軍恭仁少弟師道隋末自洛陽歸國授上儀同為備身左右尋尚桂陽公主超拜吏部侍郎累轉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七年代魏徵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所庶幾也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製必吟諷嗟賞之十三年轉

中書令太子承乾逆謀事洩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兾活之由是獲譴罷知機密轉吏部尚書師道貴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所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其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未幾從征高麗攝中書令及軍還有毀之者稍貶為工部尚書尋轉太常卿二十一年卒贈吏部

尚書幷州都督陪葬昭陵賜東園祕器幷為立碑子孫之尚巢剌王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淫亂為主壻竇奉節所擒具五刑而殺之師道兄子思玄高宗時為吏部侍郎國子祭酒玄弟思敬禮部尚書師道從兄子崇敬太子詹事始恭仁父雄在隋以同姓寵貴自武德之後恭仁兄弟名位尤盛則天時又以外戚崇寵一家之內駙馬三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已上官二十餘人遂為盛族

皇甫無逸字仁儉安定烏氏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其先安定著姓徙居京兆萬年仁壽末漢王諒於并州起兵反誕抗節不從為諒所殺無逸時在長安聞諒反即同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曰大人平生徇節義既屬亂常必無苟免尋而凶問果至在喪柴毀過禮事毋以孝聞煬帝以誕死節贈柱國弘義郡公令無逸襲爵時五等皆廢以其時忠義之後特封平輿侯拜淯陽太守甚有能名差品為天下第一再轉右武衛將軍

甚見親委帝幸江都以無逸留守洛陽及江都之變與段達元文都尊立越王侗為帝王世充作難無逸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追騎且至無逸曰吾死而後已終不能同爾為逆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曰以此贈卿無為相廹追騎競下馬取帶自相爭奪由是得免高祖以隋代舊臣甚尊禮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歷陜東道行臺民部尚書明年還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刑政未洽長吏橫恣贓汚狼藉令無逸持節廵撫之承制除授

無逸宣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有皇甫希仁者見無逸專制方面微倖上變云臣父在洛陽無逸為母之故陰遣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數之曰無逸偪於世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於衆人其在益州極為清正此蓋羣小不耐欲誣之也此乃離間我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往慰諭之俄而又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不協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罪狀

高祖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廻避必是邪佞之徒
惡直醜正共相搆扇也因令劉世龍溫彥博將按其事
卒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竇璡亦以罪黜無逸既返命
高祖勞之曰公立身行已朕之所悉比多譖訴者但為
正直致邪佞所憎耳尋拜民部尚書累轉益州大都督
府長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
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
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其廉介如

此然過於審慎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母在長安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卒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駮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侍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為孝竟謚為良孫忠開元中為衛尉卿

李大亮雍州涇陽人後魏度支尚書琰之曾孫也其先本居隴西狄道代爲著姓祖綱後魏南岐州刺史父充節隋朔州總管武陽公大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韓國公龐玉行軍兵曹在東都與李密戰敗同輩百餘人皆就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侵寇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寇盜所擊輒平時太宗在藩巡撫北境聞而嗟歎

下書勞之賜馬一匹帛五十段其後胡賊寇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名其豪帥諭以禍福羣胡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以與之宴樂徒步而歸前後降者千餘人縣境以清高祖大悦超拜金州總管府司馬時王世充遣其兄子弘烈據襄陽令大亮安撫樊鄧以圖進取大亮進兵擊之所下十餘城高祖下書勞勉遷安州刺史又令徇廣州巴東行次九江會輔公祏反大亮以計擒公祏將張善安公祏尋遣兵圍猷州刺

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大亮率兵進援擊賊破之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為賤隸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婢二十人拜越州都督貞觀元年轉交州都督封武陽縣男在越州寫書百卷及徙職皆委之廨宇尋召拜太府卿出為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嘗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絶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

宗下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懐貞確故委藩牧當兹
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
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墾到
覽用嘉歎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
始若一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
矣今賜卿胡䗍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
賜荀悅漢紀一部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
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尋典

籍然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時頡利可汗敗亡北荒諸部相率内屬有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等尚散在伊吾以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之多所降附朝廷愍其部衆凍餒遣於磧口貯糧特加賑給大亮以為於事無益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猶如枝葉擾於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

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氓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已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是以周室愛人攘狄竟延七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四十載而遂絶漢文養

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内虚耗雖悔輪臺
追已不及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既得之後勞
費日甚虚内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覩隋室動靜
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磧人非中夏地
多沙鹵其自竪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
必畏威懷德永爲蕃臣蓋行虚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
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置於内地去
京不遠雖則寛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

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帥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幣帛供積惡之兇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納其奏八年為劒南道巡省大使大亮激濁揚清甚獲當時之譽及討吐谷渾以大亮為河東道行軍總管與大總管李靖等出北路涉青海歷河源遇賊於蜀渾山接戰破之俘其名王虜雜畜五萬計以功進爵為公賜物千段奴婢一百五十人悉遺親戚仍罄其家貲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送終之禮一時

稱盛後拜左衛大將軍十七年晉王為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甚為親信大亮每當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卧其見任如此太宗每有巡幸多令居守房玄齡甚重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以當大位大亮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率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惰容事兄嫂有同於父母每懷張弼之恩而久不能得弼時

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甞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
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拒而不受大亮言於
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有官爵請迴太宗遂
遷弼為中郎將俄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背恩而
多弼不自伐也十八年太宗幸洛陽令大亮副司空玄
齡居中尋遇疾太宗親為調藥馳驛賜之臨終上表請
停遼東之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深以關中為意表
成而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

言終而卒時五十九死之日家無珠玉可以爲唅唯有米五石布三十端親戚孤遺爲大亮所鞠養服之如父者十五人太宗爲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廢朝三日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兄子道裕永徽中爲大理卿迥秀大亮族孫也祖玄明濟州刺史父義本宣州刺史迥秀弱冠應英材傑出舉拜相州參軍累轉考功員外郎則天雅愛其材甚寵待之掌舉數年遷鳳閣舍人迥秀母氏庶賤而色養過人其妻崔氏甞叱

其媵婢母聞之不悦逈秀即時出之或止云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出狀何遽如此逈秀曰娶妻本以承順顔色顔色苟違何敢留也竟不從長安初歷天官夏官二侍郎俄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令宫人參問其母又甞迎入宫中待之甚優逈秀雅有文才飲酒斗餘廣接賔朋當時稱為風流之士然頗託附權倖傾心以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由是深為讜正之士所譏俄坐贓出為廬州刺史景龍中累轉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又持節

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所居宅中生芝草數莖又有猫為犬所乳中宗以為孝感所致使旌其門閭俄代姚崇為兵部尚書病卒子齊損開元十年與權梁山等構逆伏誅籍没其家也

史臣曰孔子云邦有道危言危行如李綱直道事人執心不回始對隋文慷慨獲免終忤楊素屈辱尤深及高祖臨朝諫舞胡鳴玉懷不吐不茹之節存有始有卒之規可謂危矣非逢有道焉能免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李綱有馬善果幼事賢母長為正人元璹於國有功秪練邊事承家不孝終為匪人恭仁仕隋忠厚馭衆謙恭破賊立功方見仁者有勇掌選被斥所謂獨正者危自偽歸朝懐才遇主連婚帝室列位藩宣始終無玷者鮮矣師道慎密純善怯愞無更事之名抑勢避嫌署用致非才之誚無逸知父守節陷難離母避逆終吉忠信之道著矣絶賔客以閑府門斷衣帶以續燈炷廉介之志彰矣於乎蜀道初開親老地梗至孝滅性子道可

知不得諡為孝也惜哉大亮文武兼才貞確成性賈馬

勸農是為政也投身諭賊略也放奴婢從良者仁也因

膺諫獵臨終上表忠也論伊吾之衆智也葬五葉無後

報張弼恩義也侍兄嫂如父母孝也不死婦人之手禮

也無珠玉為唅廉也房玄齡云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

名下無虛士矣迥秀諂事權倖爰至台司餘不足觀清

風替矣

贊曰李綱守道言行俱危善果母訓清貞是資元璹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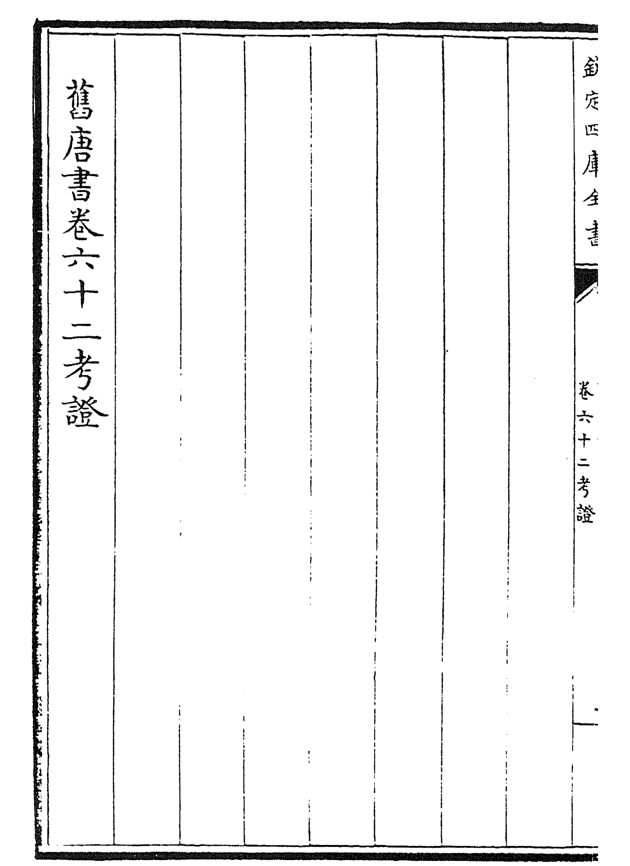
子要道何虧恭仁獨正令德無違師道慎密抑勢見機
無逸廉介終於孝思大亮才德陵勃名隨迴秀託附實
汚台司

舊唐書卷六十二

舊唐書卷六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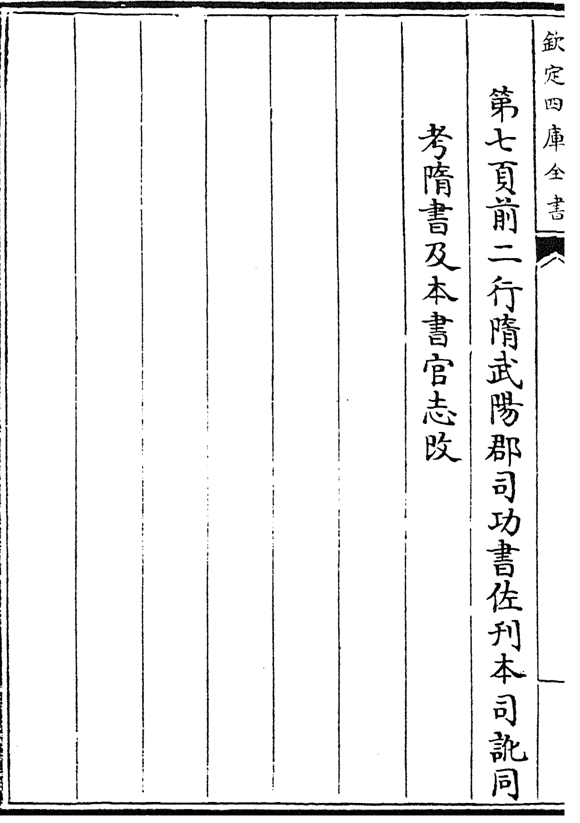
楊恭仁傳瓜州刺史賀拔威○新書作賀拔行威

恭仁子思訓傳慕容寶節有愛妾置於别宅嘗邀思訓就之宴樂思訓深責寶節與其妻隔絶妾等怒䆒以毒藥置酒思訓飲盡便死○新書云顯慶中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兩書各異



舊唐書卷六十二考證

謹案卷六十一第一頁前八行父君悠案新書悠
作攸與此異
第五頁後六行陳宣帝第十七子也刊本七訛六
據陳書高宗二十九王傳改
第十頁前五行下詔獄刊本訛作詔下獄據新書
竇軌傳改
卷六十二第四頁後六行唯齊高緯封曹妙達為
王刊本唯訛雖推文義改



第七頁前二行隋武陽郡司功書佐刋本司訛同

考隋書及本書官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録監生臣任　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三
　　　　　　四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七十九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三

封倫

蕭瑀 子鋭 兄子鈞 鈞子瓘 鈞兄子嗣業

裴矩

宇文士及

封倫字德彝觀州蓨人北齊太子太保隆之孫父子繡隋通州刺史倫少時其舅盧思道每言曰此子智識過

人必能致位卿相開皇末江南作亂内史令楊素往征之署為行軍記室舩至海曲素召之倫墜於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見竟寢不言素後知問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甚嗟異之素將營仁壽宫引為土木監隋文帝至宫所見制度奢侈大怒曰楊素為不誠矣殫百姓之力雕飾離宫為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將獲譴倫曰公當弗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宫

豈非孝順素退問倫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故初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也惟麗是好后心既悅帝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伏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素負貴恃才多所凌侮唯激賞倫每引與論宰相之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驟稱薦於文帝由是擢授内史舍人大業中倫見虞世基幸於煬帝而不閑吏務每有承受多失事機倫又託附之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寢而不

奏決斷刑法多峻文深詆策勲行賞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倫所為也宇文化及之亂逼帝出宮使倫數帝之罪帝謂曰卿是士人何至於此倫赧然而退化及尋署内史令從至聊城倫見化及勢蹙乃潛結化及弟士及請於濟北運糧以觀其變遇化及敗與士及來降高祖以其前代舊臣遣使迎勞拜内史舍人尋遷内史侍郎高祖嘗幸温湯經秦始皇墓謂倫曰古者帝王竭生靈之力殫府庫之財營起山陵此復

何益倫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自秦漢帝王盛為厚葬故百官衆庶競相遵倣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寶咸見開發若死而無知厚葬深為虛費若魂而有識被發豈不痛哉高祖稱善謂倫曰從今之後宜自上導下悉為薄葬太宗之討王世充詔倫參謀軍事高祖以兵久在外意欲旋師太宗遣倫入朝親論事勢倫言於高祖曰世充得地雖多而羈縻相屬其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計盡力窮破在朝夕今若還兵賊勢必振更

相連結後必難圖未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納之及太宗凱旋高祖謂侍臣曰朕初發兵東討衆議多有不同唯秦王請行封倫贊成此計昔張華協同晉武亦復何以加也封平原縣公兼天冊府司馬會突厥寇太原復遣使來請和親高祖問羣臣和之與戰策將安出多言戰則怨深不如先和倫曰突厥憑凌有輕中國之意必謂兵弱而不能戰如臣計者莫若悉衆以擊之其勢必捷勝而後和恩威兼著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

來臣以擊之為便高祖從之六年以本官檢校吏部尚
書曉習吏職甚獲當時之譽八年進封趙國公尋徙封
於密蕭瑀嘗薦倫於高祖高祖任倫為中書令太宗嗣
位瑀遷尚書左僕射倫為右僕射倫素險詖與瑀商量
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由是與瑀有隙貞觀元年
遘疾於尚書省太宗親自臨視即命尚輦送還第尋薨
年六十太宗深悼之廢朝三日冊贈司空謚曰明初倫
數從太宗征討特蒙顧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進忠欵

太宗以為至誠前後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
建成時高祖將行廢立猶豫未決謀之於倫倫固諫而
止然所為祕隱時人莫知事具建成傳卒後數年太宗
方知其事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倫曰臣聞事
君之義盡命不渝為臣之節歲寒無貳茍虧其道罪不
容誅倫位望鼎司恩隆胙土無心報效乃肆姦謀熒惑
儲藩奬成元惡寘于常典理合誅夷但包藏之狀死而
後發猥加褒贈未正嚴科罪惡既彰宜加貶黜豈可仍

疇爵邑尚列台槐此而不懲將何沮勸太宗令百官詳
議民部尚書唐儉等議倫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衆
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謚詔從之於是改謚繆黜其贈
官削所食實封子言道尚高祖女淮南長公主官至宋
州刺史倫兄子行高以文學知名貞觀中官至禮部郎
中
蕭瑀字時文高祖梁武帝曾祖昭明太子祖詧後梁宣
帝父巋明帝瑀年九歲封新安郡王幼以孝行聞姊為

隋晉王妃從入長安聚學屬文端正鯁亮好釋氏常修
梵行每與沙門難及苦空必詣微旨常觀劉孝標辯命
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辯命論以釋
之大旨以為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
因人而有若一之於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
諸葛穎見而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
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足療劉子膏肓煬帝為太子
也授太子右千牛及踐祚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

揚郎將忽遇風疾命家人不即醫療仍云若天假餘年
因此望為栖遁之資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
揚名顯親豈得輕毀形骸而求隱逸若以此致譴則罪
在不測病且愈其姊勸勉之故復有仕進志累加銀青
光祿大夫內史侍郎既以后弟之親委之機務後數以
言忤旨漸見疎斥煬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瑀進謀曰
如聞始畢託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
心且北蕃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之

圍乃闕氏之力況義成以帝女為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臣又竊聽輿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所以人心不一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百姓心安人自為戰煬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諭旨俄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其諜人云義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公主之助也煬帝又將伐遼東謂羣臣曰突厥狂悖為寇勢何能為

以其少時未散蕭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因出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賊萬餘人寇暴縱横瑀潛募勇敢之士設奇而擊之當陣而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薛舉遣衆數萬侵掠郡境瑀要擊之自後諸賊莫敢進郡中復安高祖定京城遣書招之瑀以郡歸國授光禄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太宗為右元帥攻洛陽以瑀為府司馬武德五年還内史令時軍國草創方隅未寧高祖乃委以心腹凡諸政務

莫不關掌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升御榻瑀既獨孤氏之壻與語呼之為蕭郎國典朝儀亦責成於瑀瑀孜孜自勉繩違舉過人皆憚之常奏便宜數十條多見納用手勅曰得公之言社稷所賴運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納諫者之言以金寶酬其德今賜金一函以報智者勿為推退瑀固辭優詔不許其年州置七職務取才望兼美者為之及太宗臨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高祖常有勅而中書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瑀曰臣大業之日

見內史宣勅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必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基初構事涉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勅臣必勘審使與前勅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初瑀之朝也關內產業竝先給勳人至是特還其田宅瑀皆分給諸宗子弟唯留廟堂一所以奉烝嘗及平王世充瑀以預軍謀之功加邑二千戶拜尚書右僕射內外考績皆

委之司會為羣寮指南庶務繁總瑀見事有時偏駁而
持法稍深頗為時議所少瑀嘗薦封倫於高祖高祖以
倫為中書令太宗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封倫為右僕射
倫素懷險詖與商量將為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
于時房玄齡杜如晦既新用事踈瑀親倫瑀心不能平
遂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太宗以玄齡等功高由是
忤旨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未幾復為尚書左僕
射賜實封六百户太宗常謂瑀曰朕欲使子孫長久社

稷永安其理如何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若封諸侯以為盤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代而亡漢有天下郡國參建亦得年餘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太宗然之始議封建尋坐與侍中陳叔達於上前忿諍聲色甚厲以不敬免歲餘授晉州都督明年徵授左光禄大夫兼領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瑀多辭辯每有評議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彌怏怏玄齡魏徵温彦博嘗有

徵過瑀劾之而罪竟不問因此自失由是罷御史大夫以為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六年授特進行太常卿八年為河南道廵省大使人有坐當推劾若未得其情者遂置格置繩以至於死太宗特免責之九年拜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太宗嘗從容謂房玄齡曰蕭瑀大業之日進諫隋主出為河池郡守應遭割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北叟失馬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太宗又曰武徳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當此日

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厚利
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
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守道耿介古人無
以過也然而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曰臣特
蒙誡訓又許臣以忠諒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魏徵進
而言曰臣有逆衆以執法明主恕之以忠臣有孤特以
執節明主恕之以勁昔聞其言今覩其實蕭瑀不遇明
聖必及於難太宗悦其言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

四人竝圖形於淩烟閣是歲立晉王為皇太子拜瑀太子太保仍知政事太宗之伐遼東也以洛邑衝要襟帶關河以瑀為洛陽宮守車駕自遼還請解太保仍同中書門下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賚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於佛像側以為供養之容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并賜袈裟以充講誦之服焉瑀嘗稱玄齡以下同中書門下内臣悉皆朋黨比周無至心奉上累牘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耳

太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驅駕英材推心待士公言不亦
甚乎何至如此太宗數日謂瑀曰知臣莫若君夫人不
可求備自當捨其短而用其長朕雖才謝聰明不應頓
迷臧否因數為瑀信誓瑀既不自得而太宗積久銜之
終以瑀忠貞居多而未廢也會瑀請出家太宗謂曰甚
知公素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曰臣頃思量
不能出家太宗以對羣臣吐言而取捨相違心不能平
瑀尋稱足疾時詣朝堂又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瑀豈

不得其所乎而自慊如此遂手詔曰朕聞物之順也雖
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檝舉
可濟千里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
循易為務曲直相反難為功況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
者矣朕以無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偽歸真
除澆反樸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
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
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

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繆也而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即許之尋復不用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

否變於帷扆之所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予朕猶
隱忍至今瑀尚全無悛改宜即去茲朝闕出牧小藩可
商州刺史仍除其封二十一年徵授金紫光祿大夫復
封宋國公從幸玉華宮薨疾薨於宮所年七十四太宗
聞而輟膳高宗為之舉哀遣使弔祭太常謚曰肅太宗
曰易名之典必考其行瑀性多猜貳此謚失於不直更
宜摭實改謚曰貞褊公冊贈司空荆州都督賜東園祕
器陪葬昭陵臨終遺書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氣絶後

可著單服一通以充小斂棺內施單席而已冀其速朽不得別加一物無假卜日惟在速辦自古賢哲非無等例爾宜勉之諸子遵其遺志斂葬儉薄子銳嗣尚太宗女襄城公主歷太常卿汾州刺史公主雅有禮度太宗每令諸公主凡厥所為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別為營第公主辭曰婦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處不同則定省多闕再三固讓乃止令於舊宅而改創焉永徽初公主薨詔葬昭陵瑀兄璟亦有學行武德中為黃門侍郎

累轉祕書監封蘭陵縣公貞觀中卒贈禮部尚書瑀兄子鈞隋遷州刺史梁國公珣之子也博學有才望貞觀中累除中書舍人甚為房玄齡魏徵所重永徽二年歷遷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時有左武候别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祖以别駕職在糺繩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為名愚衷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

盡忠規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真諫議也尋
而太常樂工宋四通等為宮人通傳信物高宗特令處
死乃遣附律鈞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
死手詔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闕之禁其可漸
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為永鑒不欲今兹自彰其過所搦
憲章想非濫也但朕翹心紫禁思覿引裾側席朱檻冀
旌折檻今乃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遠處配流鈞尋
為太子率更令兼崇賢館學士顯慶中卒所撰韻旨二

十卷有集三十卷行於代子瓘官至渝州長史母終以毀卒瓘子嵩别有傳鈞兄子嗣業少隨祖姑隋煬帝后入于突厥貞觀九年歸朝以深識蕃情充使統領突厥之衆累轉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單于突厥反叛嗣業率兵戰敗配流嶺南而死

裴矩字宏大河東聞喜人祖佗後魏東荆州刺史父訥之北齊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為伯父讓之所鞠及長博學早知名仕齊為高平王文學齊亡隋文帝為定州

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文帝即位遷給事郎直內史省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及陳平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歸之祕府累遷吏部侍郎以事免大業初西域諸蕃款張掖塞與中國互市煬帝遣矩監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欲吞幷夷狄乃訪西域風俗及山川險易君長姓族物産服章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至御座顧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西域多珍寶及吐谷渾可幷之狀帝信之仍

委以經略拜民部侍郎俄遷黄門侍郎參預朝政令往
張掖引至西蕃至者十餘國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
助祭帝將廵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説高昌王鞠
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廵
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盛服
珠玉錦罽焚香奏樂歌舞相趨謁於道左復令武威張
掖士女盛飾縱觀填咽周亘數十里帝見之大悦及滅
吐谷渾蠻夷納貢諸蕃慴服相繼來庭雖拓地數千里

而役戍委輸之費歲巨萬計中國騷動焉帝以矩有綏
懷之略加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帝至東都矩以蠻夷
朝貢者多諷帝大徵四方奇技作魚龍曼延角觝於洛
邑以誇諸戎狄終月而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
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座
醉飽而散夷人有識者咸私哂其矯飾焉帝稱矩至誠
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
算朕未發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尋令

與將軍薛世雄城伊吾而還賜錢四十萬矩因進計縱反間於射匱使潛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甚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廵于塞北幸啓民可汗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箕子漢時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為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有事於此使冠帶之竟仍為蠻貊之鄉

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從化必懼皇靈之遠
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請面詔其使還
本國遣詔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
帝納焉高麗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
領虎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
高麗帝令矩兼掌兵部事以前後渡遼功進位右光祿
大夫矩後從幸江都及義兵入關屈突通敗問至帝問
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遥為處分恐失事機

唯鑾輿早還方可平定矩見天下將亂恐為身禍每遇人盡禮雖至胥吏皆得其懽心時從駕驍果多逃散矩言於帝曰車駕留此已經二歲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請聽兵士於此納室私相奔誘者因而配之帝從其計軍中漸安咸曰裴公之惠也是時帝既昏侈逾甚矩無所諫諍但悦媚取容而已宇文化及弑逆署為尚書右僕射化及敗竇建德復以為尚書右僕射令專掌選事時建德起自羣盜事無節文矩為之創定朝儀權設法

律憲章頗備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敗矩與偽將
曹旦及建德之妻齎傳國八璽舉山東之地來降封安
邑縣公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太子詹事令與
虞世南撰吉凶書儀參按故實甚合禮度為學者所稱
至今行之八年兼檢校侍中及太子建成被誅其餘黨
尚保宮城欲與秦王決戰王遣矩曉諭之宮兵乃散尋
遷民部尚書矩年且八十而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
見推重太宗初即位務止姦吏或聞諸曹按典多有受

賂者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太宗怒將殺之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太宗納其言因召百寮謂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謚曰敬撰開業平陳記十一卷行於代子宣機高宗時官至銀青光禄大夫太子左中護

宇文士及雍州長安人隋右衛大將軍述子化及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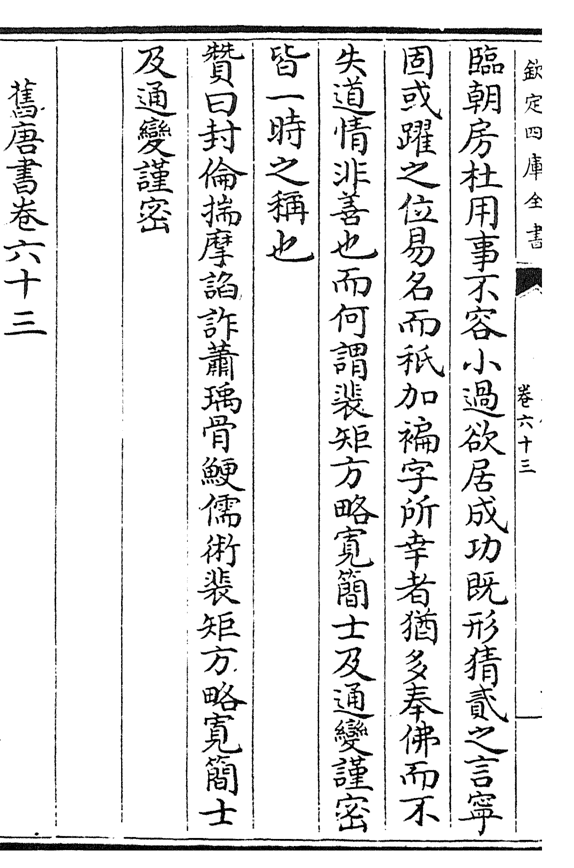
開皇末以父勲封新城縣公隋文帝嘗引入卧内與語
奇之令尚煬帝女南陽公主大業中歴尚輦奉御從幸
江都以父憂去職尋起為鴻臚少卿化及之潛謀逆亂
也以其主壻深忌之而不告既弑煬帝署為内史令初
高祖為殿内少監時士及為奉御深自結託及隨化及
至黎陽高祖手詔召之士及亦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
申赤心又因使密貢金環高祖大悦謂侍臣曰我與士
及素經共事今貢金環是其來意也及至䰠縣兵威日

處士及勸之西歸長安化及不從士及乃與封倫求於
濟北徵督軍糧俄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擒濟北豪右多
勸士及發青齊之衆北擊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觀形勢
士及不納遂與封倫等來降高祖數之曰汝兄弟率思
歸之卒為入關之計當此之時若得我父子豈肯相存
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之罪誠不容誅但臣早奉
龍顔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嘗夜中密論時事後於汾陰
宮復盡丹赤自陛下龍飛九五臣實傾心西歸所以密

申貢獻冀此贖罪耳高祖笑謂裴寂曰此人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時士及妹為昭儀有寵由是漸見親待授上儀同從太宗平宋金剛以功復封新城縣公妻以壽光縣主仍遷秦王府驃騎將軍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以功進爵郢國公遷中書侍郎再轉太子詹事太宗即位代封倫為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户尋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屢為邊寇士及欲立威以鎮邊服每出入陳兵盛為容衛又折節

禮士淙士服其威惠徵為殿中監以疾出為蒲州刺史為政寛簡吏人安之數歲入為右衛大將軍甚見親顧每延入閤中乙夜方出遇其歸沐仍遣馳召同列莫與為比然尤謹密其妻每問向中使召有何樂事士及終無所言尋録其功别封一子為新城縣公在職七年復為殿中監加金紫光禄大夫及疾篤太宗親問撫之流涕貞觀十六年卒贈左衛大將軍凉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弟及孤兄子以友愛見稱親戚故人貧乏者

輙遺之然厚自封殖衣食服玩必極奢侈謚曰恭黄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為恭竟謚曰縱史臣曰封倫多揣摩之才有附託之巧黨化及而數煬帝或有報顔託士及以歸唐朝殊無愧色當建成之際事持兩端背蕭瑀之恩奏多異議太宗明主也不見其心玄齡賢相焉尚容其諂狡筭醜行死而後彰尚非唐臨之劾唐儉等議則姦人得計矣蕭瑀骨鯁亮直儒術清明執政隋朝忠而獲罪委質高祖知無不為及太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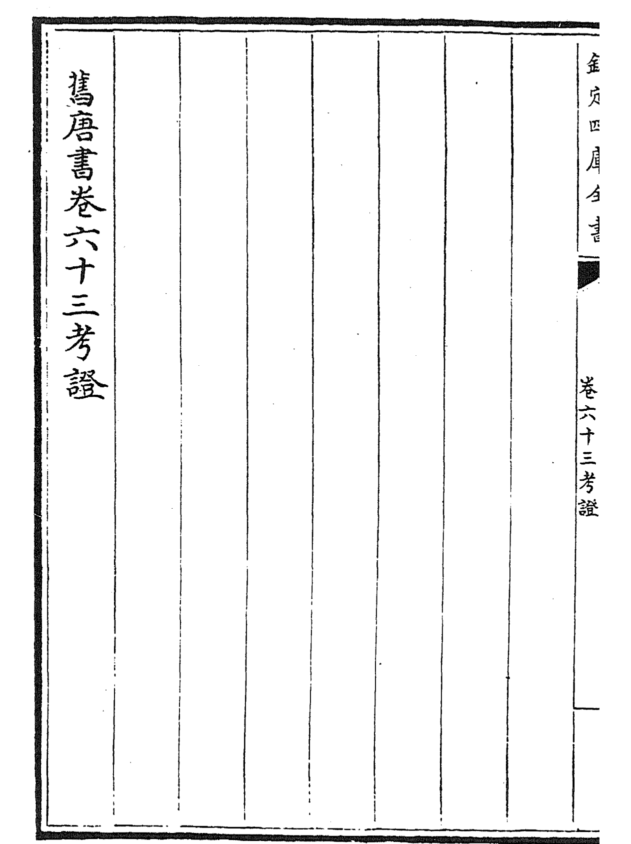
臨朝房杜用事不容小過欲居成功既形猜貳之言寧固或躍之位易名而秖加褊字所幸者猶多奉佛而不失道情非善也而何謂裴矩方略寛簡士及通變謹密皆一時之稱也

贊曰封倫揣摩諂詐蕭瑀骨鯁儒術裴矩方略寛簡士及通變謹密

舊唐書卷六十三

舊唐書卷六十三考證

蕭瑀傳遘疾薨于宮所年七十四太宗聞而輟膳高祖為之舉哀○臣德潛按瑀之薨在貞觀二十一年時高祖崩久矣安得為之舉哀此必高宗之誤也



舊唐書卷六十三考證